

道地芬兰浴

文/周桐淦

芬兰浴怎么定义? 起码,在我有限的阅历中,芬兰浴和桑拿浴作为相邻的两个浴种,在国内的沐浴业和休闲健身场所总是并列挂牌的。似乎一个是湿蒸,一个是干蒸。芬兰浴是湿蒸,蒸气浴;桑拿浴是干蒸,跟烘烤连在一起。

在芬兰生活到第四天,终于解开了这个结,原来的概念和理解是个美丽的误会。

这天的活动是体验水上运动,体验芬兰浴。水上运动中心在国家森林公园内,水流湍急的艾斯堡河横穿而过,林海波涛汇集成的大自然交响,向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发出盛情邀请,也有一种对勇气和技艺的挑战。没想到,对于在湖岸边扑腾大的笔者来说,单人双桨、皮划艇等项目很快成了我的个人表演。在森林背景下的跳台跳水;5级左右风浪中蛙泳、自由泳的随意变换,更是让我“爽得一塌”。于是,我第一个获得转换项目的资格,直奔

芬兰浴房而去。

连接跳台的栈桥那一头,一座木屋内部出缕缕烟雾,距离四五米时,一股松枝燃烧的清香扑鼻而来,推门进去,木屋呈套间结构,里间就是国内的桑拿房格局,三层木榻,一炉火山石烧得正红,墙上温度计的指针在80度左右。因刚从河里上来,进入高温的浴间不仅没灼热感,反觉神清气爽。等到有微汗渗出时,主人递过来几枝桦树叶,示意从水桶中蘸水拍打身子。这种拍打身子的感觉好极了,一激灵之后有如烈日下的一杯冷饮。原来,水桶中是加了冰块的冰水。艾斯堡市旅游局的梅莉小姐进来了,我忍不住发问,这就是芬兰浴?梅莉答道,是的,还差一道程序,等会就知道了。

梅莉是中国通。她说中国人对芬兰浴有误解,芬兰浴借助蒸气,但不是湿蒸。古老的芬兰,冬天取暖在火塘中放置石头加温,房顶的积雪融化后滴滴到烧红的石头上产

生蒸气,在室内弥漫后满屋温馨,逐渐衍生成现在的“桑拿”。芬兰地处北极高寒地区,人们平时难得出身透汗,因此很讲究沐浴文化。家人团圆,亲朋聚会,也常以共浴形式进行。芬兰人很看重沐浴时的亲情氛围,一般情况下,家庭和家族间的沐浴是裸浴的,既体现了家庭亲情,又是对未成年人的一种开放式的性教育。即使是公众沐浴场所,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浴室,也完全可以男女泳装混浴。讲究保留私人空间的芬兰人,陌生男女之间可以不打招呼,但完全可以共处一室桑拿。

梅莉在高温干蒸室内气定神闲地作完上述介绍后,喝了几口矿泉水,起身招呼我说,现在可以进行芬兰浴最重要的一道程序了,她怎么做,我就怎么做,动作不许走样。于是,我跟着她小跑着来到栈桥,跑到跳台时,她一个鱼跃跳入河中,我也跟着扎入水中。一段潜泳之后,我冒出水面的感觉:豪迈!从

极热到极凉,仿佛任督二脉瞬间被打通,人体的其他思维通道似乎短路了,脑中只剩下了“豪迈”这两个字。梅莉还说,要是河面结冰了,破个洞跳下水去,肯定会更加豪迈!

返程的路上,梅莉说中国人概念中的芬兰浴其实是蒸淋浴,应该叫土耳其浴。我们一路上看到树林中的小木屋,多半都是芬兰浴房,亦即桑拿房,四角有轮子的,可以用皮卡拖着,森林浴场、海滨浴场有专门的插座,一家人旅游时可以随时桑拿。梅莉说,桑拿浴房涉及人身安全问题,必须履行特种登记与检查,芬兰登记在册的桑拿浴房200万座,芬兰全国540万人口,也就是说,在芬兰,不到3人就拥有一座桑拿浴木屋。梅莉还介绍了一道让人仰止的奇观:大雪封路的冬日,滑雪爱好者为了滑雪之后在高山雪峰上桑拿一把,索性用直升机吊起四轮桑拿屋,“嗡嗡嗡嗡”……芬兰浴房就飞上雪山去了。■

天风海涛

文/冯步云

离开毓园,走小巷,辗转来到日光岩下。说来奇怪,斯时,原先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雨,骤然停了,天也有点放亮。天助我等登山览胜,快事也。

日光岩,位于鼓浪屿中部偏南的龙头山顶端,由两块巨石一竖一横相倚而立,海拔92.68米,为鼓浪屿最高峰,是为厦门的象征。

沿山道拾级而上,一座山门当道,门额上刻“日光岩寺”,为赵朴初所题,门联为“日光普照三千界,岩势高凌尺五天”,写出了日光岩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风景。

步入山门,日光岩第一景跃然眼前,高高的岩壁上,自右至左横刻“天风海涛”;其下方,竖书三题刻,右,“鼓浪洞天”;中,“鹭江第一”;左,林针的题名。这三幅字系由三人于不同年代所题,最早的题刻为1573年,最晚的是民国四年即1915年,相差300多年。“鹭江第一”则题刻于清道光元年。

崖壁下,即日光岩寺——始建于明朝,初称“莲花庵”,是厦门的四大名庵之一。这是一座精巧玲珑袖珍式的寺庙,供奉观世音菩萨。观音殿,本是一个山洞,以巨石为顶,故又称“一片瓦”。由于场地狭小,寺庙建筑同处一平台;其大雄宝殿与弥陀殿,对合而设,此格局全国罕见。寺侧之岩石上,镌有“晃岩”字样,旁有登山步行磴道。上山磴道,巨石夹峙,森严壁立,有“九夏生寒”之意。沿途,可见峭壁的摩崖石刻。

再往上走,便是当年郑成功屯兵处。水操台遗址,是当年郑成功操练水师的指挥台;这边石壁上,“心存只手补天功,八闽屯兵今古同。当年故垒依然在,日光岩下忆英雄。”(蔡廷锴题刻)那边石壁上,是蔡元培题刻:“叱咤天风镇海涛,指挥若定阵云高。虫沙猿鹤有时尽,正气觥觥不可淘。”

我特别欣赏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的“脚力尽时山更好”,不仅笔法潇洒,融篆隶笔意于行楷,自成一格;地点也选得好,值此登山中途,意在鼓劲。

继续向上,有一巨石横架于岩壁间,成一天然石洞,深约四五丈,前后相通,这就是所谓“古避暑洞”,为施士洁(清末台湾四大诗人之一)所题写。天风穿洞,凉爽异常!穿过古避暑洞,左侧,窈窕小亭,供遮阳避雨,名“伞亭”;其旁石上有,有仙人洗脚石盆,长年累月盛着水;还有……其实,这些都是海浪冲蚀而成的海蚀地貌。在山顶感受海蚀地貌,倒也别有情趣。

迎面石壁上镌有“与日争光”“日月俱悬”;回首看,有蒋鼎文的《日光岩铭》:“日光岩,石磊磊,环海梯天成玉垒,上有浩浩之天风,下有泱泱之大海。”此系蒋鼎文解决十九路军“闽变”后,踌躇满志,心情极好时所写。

到了日光岩脚下,看前面巨石上刻有“光复台”。拾级而上,攀天梯,过天桥,登临峰巅。立于“天风台”上,凭栏远眺,仰观,辽阔天空,苍穹浩渺;环顾,碧波万顷,一江海水拥鼓浪屿于怀;饱览山海奇观,风光尽收眼底。

触景生情,物我两忘,诚有“上有浩浩之天风,下有泱泱之大海”之感,用心灵去感受,沐浴天风,倾听海涛,体会“天风海涛”之境。■

珍珠港的早晨

文/江锡民

1941年12月7日早晨7点多,日本100多架军机从海上起飞,伪装成美军队形,穿越夏威夷欧胡岛大风口,偷袭珍珠港。随后日军炸沉美军舰船6艘,炸毁美军飞机347架,罹难的美军官兵达2400余名。这就是二战史上的“珍珠港事件”。

关于珍珠港名称的来历,我们当地导游的说法别具喜感,源于当地土著的饮食习惯——世代代吃贝壳类海鲜而把硃牙的石头吐掉。所以当英国库克船长的船只,被飓风刮到这个陌生岛屿时,海滩上满地晶莹珍珠如土,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“珍珠港”脱口而出。

今日珍珠港自无遗珠,却仍是夏威夷游客首选的游览地。大多会参观“亚利桑那号”战舰纪念馆。这艘战舰,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中被重达800公斤的炸弹击穿前甲板,引爆火药库,1177名官兵无一幸免。

纪念馆面向太平洋。放眼四周,卸下雷管的鱼雷、巨型锚链和被炸沉的舰艇操作间等,被各色架子装托着散落在棕榈树下的草坪间。当我们弓着身透过深海潜望镜远眺时,海底生物清晰可辨——70多年前的舰船部件依然完好如新。

纪念馆书店出售一份特别的商品——事件当天的报纸号外,头版大标题是“WAR! OAHU BOMBED BY JAPANE SEA-PLANES”(战争!欧胡岛遭到日机轰炸)。这份经过反复印刷的报纸从建馆开始,一直卖到现在。纪念馆维持秩序者,有3位是白发苍苍的二战老兵。登船前,观看“珍珠港事件”纪录片,斑驳的影像,低沉的音乐,引人穿越时空。放映结束时,我意外发现在后排有一对美国夫妇,带着两个孩子也在观看。那个小女孩不超过5岁,居然安安静静坐了半个多小时没发出一点声响。

纪念馆主体,直接横跨在“亚利桑那号”残骸上。游客涌向主体中央围栏中的一块长方形海面,下面露出被炸沉战舰的部分船体,四周还在渗出黑色和灰绿色油花——来自于被毁战舰,经过了大半个世纪,依然汨汨流淌。而在白色马鞍形纪念馆末端,白色墙体上镶嵌着巨幅大理石墙面,铭刻1177名阵亡者姓名。这时,我再次看到了那对带着两个孩子的美国人,父亲已摘下了一直戴着的墨镜,母亲从包里掏出一束黄色花朵,让金发女儿把花束摆放在墙根。

导游说,夏威夷游客中日本游客占了约四成。但在日本本土安排行程的游客,大多不会留踪“亚利桑那号”纪念馆。纪念馆出口处墙上,陈列着醒目的英文《忠诚的质疑》,白底黑字红标题,“你不是美国公民,你是一个日本鬼子。这个词在我一生中都不能忘记。你不是公民,尽管你出生在夏威夷。你是个日本鬼子。”这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后,美国政府对生活在夏威夷的日本人的公开立场。战后尽管日方通过各种渠道,要求“亚利桑那号”纪念馆撤销这种公开展示,均遭拒绝。

从水上纪念馆坐船返航,欧胡岛又恢复了蓝天白云。地坪上,椭圆形的太平洋地图剖面,在阳光下变得醒目,几只灰黑色鸽子正在地图上踱步,悠然自得。刚从大门进来的金发少年,推开嬉闹的伙伴,抓拍和平鸽信步Pearl Harbor(珍珠港)标志的瞬间。两三个黑人姑娘,戴着夸张的耳环,笑容迷人。海风吹起来了,棕榈树发出刷刷的声响。

珍珠港,这些就是你拥有的真正的珍珠吧? ■



冬日生机 摄/张余阳

忆旧游:洛阳

文/陆蓓蓉

我是一个极为正常的迟暮青年,除了偶尔设想买彩中奖之外,极少恍惚神游。但每当忙得天昏地暗之际,却能在抬头的一瞬间,遥想到十万八千里外的旧游之地,然后赶紧俯首收摄心神。

洛阳常常在想到之列。当年还是刚上大学的新鲜人,和高中同学一起,春运时节坐绿皮车北上。彼时旅游攻略远不如今日发达,所有事项都要百度一下。百度说,除了龙门石窟,当地尚有关林与白马寺可玩,洛阳水席可吃,牡丹花种子可买。听起来过瘾盛哉。

我们在雪停之际到达。旧雪散在路边,结一层硬白壳子。新雪铺上去,两三日也又硬了。太阳出来,地上的雪渐渐融化,山顶虽被老树裸露奋力划开,仍然只是深灰苍白。到龙门石窟时,还未进入景区,先就看见这样的山。因天寒,又是岁尾年关,整片龙门山都没有什么游人。阳光幻作剑芒,伊水金光粼粼,浮冰被枯草纠缠一下,终究顺流而下。两岸石壁全经开凿,千万万小佛小菩萨,黧黑、沉默。这个岑寂肃穆的场面实在颇具震撼力,使人觉得奢谈佛教艺术简直近于褻渎。想要发点感慨,又很无力。“一千五百年间事,只有滩声似旧

时”。

次日转去关林。到站下车,发现关二爷被一大片红墙围住了,外面是不太大的广场,小贩摆摊,兜售棉花糖、风车、麦芽糖画。南人奢靡,造纸风车早已淘汰。一见之下,心情像他乡遇故知,连忙买了一架,迎着北风跑起来。又买一只糖画兔子,这才心满意足,进去行礼如仪。其实不过一个坟墓,长满了荒草。又有享殿寝庙,皆寂静无人,帷幔上厚厚一层灰。我倒喜欢这点落魄之气,因为这落魄,关林到底还像一座坟。况且门外还有小孩子在广场上疯跑,生生死死,理所当然地轮回不休。出来在附近小馆子吃饭,墙纸是驷马安车,一样浑朴有古风。

再去白马寺,便觉得不大喜欢。好好的金人入梦,白马驮经,本来颇有仙气,很像汉代应该有的故事。然而寺却修得太新了。真难为中国的古寺,竟然最后都能长成一个样。莫说仙气,连一点庄严之气都没剩下,只有香烟缭绕,冬阳默默凝照。我们全然无味,愤而转去吃水席。啊,汤太多了,喝不光。

回来之前,曾经殷切地买过几粒牡丹花种子,可惜最后都没有抽芽。■